



乾隆皇帝  
乾隆皇帝

秋声紫苑

# 乾隆皇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 
藏书章

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乾隆皇帝·秋声紫苑/二月河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9.9

(二月河文集)

ISBN 978-7-5354-4057-0

I. 乾… II. 二… III.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97665 号

策 划:周百义

责任编辑:陈家熔

装帧设计:天行云翼

责任校对:陈 琪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---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 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 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文字六〇三厂

---

开本:740 毫米×1060 毫米 1/16 印张:24.125 插页:6

版次:2009 年 9 月第 1 版

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387 千字

印数:1—15000 册

---

本册定价:28.00 元

定价:180.00 元(全六册)

---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# 二月河

本名凌解放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著名历史小说家、汉族，1945年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。高中毕业后入伍，由战士而及副指导员，1978年转业至南阳市委，现任河南省作协名誉主席。40岁开始文学创作，致力于营造“帝王系列”，目前已出版长篇系列历史小说13卷，计500余万字。

《康熙大帝》、《雍正皇帝》、《乾隆皇帝》出版后曾分别获得河南省政府优秀文学艺术成果奖，湖北省出版佳作奖，并获得美国“最受欢迎的海外华人作家作品奖”。其中《雍正皇帝》曾获“八五”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，全国优秀畅销书奖，被香港《亚洲周刊》评为“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”之一。香港明窗出版社、台湾巴比伦出版社相继出版繁体字本，韩国时代出版社出版韩文本。

## 内 容 简 介

本书是系列长篇历史小说《乾隆皇帝》的第6卷。

乾隆晚年，烽火迭连，四川的大小金川土司、新疆的和卓木霍集占、盘据在尼泊尔边境的廓尔喀、台湾的林爽文等相继叛乱；直隶湖广等地，白莲教、天地会……民变此起彼伏。连年征战，国库空虚。而朝廷以和珅为代表的佞臣，一面媚主，投乾隆之所好，一面以保举地方官等办法，结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，黑手伸向各省州府。和珅在建造圆明园的督工中，中饱大量银子。山东巡抚贿赂和珅的70万两均来自民脂民膏，平邑县的饥民们只得上龟蒙顶当土匪。和珅的爪牙把铜运至海边走私，连船卖给日本。诸如此类案件层出不穷，因有乾隆的偏袒，和珅手段的隐蔽毒辣，难以破案。他们还陷害忠良，查案人钱沅被毒死于半路，连纪晓岚也被充军新疆。

但是，作为一代英主的乾隆，自己警觉年事太高，精力不济，秋声萧萧，黄叶待落，必须物色太子人选。以十五阿哥颙琰最受青睐。本书就从颙琰去各地历练开始，写至乾隆





84岁那年将帝位禅让给儿子颙琰，是为嘉庆。

本书有两条主线：一是雄姿英发天生帅才的福康安及名将兆惠、海兰察等，他们连年征战在外，保住了乾隆的江山和版图的完整；二是奸佞贪婪胁肩谄笑的和珅，他像阴影一样伴随着乾隆的晚年。



目 录



第 一 回	落拓皇子再复蒙尘	桃花源里聊作避世	1
第 二 回	十五皇子危城争功	少壮亲贵奇兵运筹	13
第 三 回	玉皇庙福帅行军法	龟蒙顶义军计破围	27
第 四 回	福公爵血战观星台	起义军全军殉义节	38
第 五 回	趁火打劫和珅擅权	乘乱取利杀人灭口	52
第 六 回	潞河驿奸宄逞淫戏	瞒真情巧舌释新憾	65
第 七 回	拒外扰福帅赴藏边	临大祸学士急测字	78
第 八 回	夤缘牵连纪府抄没	官变藤缠乾隆禁心	91
第 九 回	大波迭起云涌风疾	内帷不宁家奴扰攘	106
第 十 回	十五王慰抚去国臣	错会意和珅讨无趣	123
第 十 一 回	贪和珅精算内外账	刚师傅宗学罚皇子	140
第 十 二 回	佞幸臣导游圆明园	聪察主防微紫禁城	152
第 十 三 回	理宫务皇帝振乾纲	清君侧敏中遭黜贬	164
第 十 四 回	宫闱不修帝后反目	学士遭遣谪戍西域	177
第 十 五 回	天真武夫饮茶吹牛	边将驱驰道析敌情	192
第 十 六 回	兆将军进兵黑水河	尊帝令马踏蹠回营	207
第 十 七 回	围沙城掘地获粮泉	困黑水清军求援兵	221
第 十 八 回	十五王“学习”入军机	乾隆帝政暇戏寒温	232
第 十 九 回	亏空案阿桂遭斥责	襄阳道钱沅遇暗算	249
第 二 十 回	吴省钦欺友戏姗姗	福康安豪奢周公庙	264
第 二 十 一 回	惊流言福公憐和珅	秉政务颉琰善藏拙	278
第 二 十 二 回	琐小人奔走卖朋友	寂寞后病狂剪苍发	291





第二十三回	掩贪行和珅理家务	官风恶民变起台湾	.....	306
第二十四回	畏禅让权奸预筹谋	乘天威福公泛海流	.....	320
第二十五回	海兰察称雄八卦山	福康安血战诸罗城	.....	335
第二十六回	台湾善后冤杀功臣	王爵加身意气消融	.....	348
第二十七回	世情浇漓新茶旧茶	授受相疑太上今上	.....	362





## 第一回

落拓皇子再复蒙尘  
桃花源里聊作避世

“老老老总！”那个“聚赌”的男人结结巴巴哀恳道，“银子我有，怕劫了，都存在这里钱庄上……宽限一夜，明儿日头出来就送过来……”他刚说完，那个哨长嘻地一笑，说道：“成啊！你回去吧，她们留下……嘿嘿嘿……明早带钱赎人！”便听一群人噉声欢呼：“郭头儿圣明！你回去弄钱，女人们留下！”“明天送不来不要紧，后日也成啊！”“大后日也好啊！”……

至此颢琰等已经听得明白，这起子败兵借捉赌为名，不但敲诈钱财，还要奸宿良家妇女，竟是比土匪还坏了十倍。颢琰想不到山东绿营军纪败坏到这份儿上，听着隔壁淫言浪语调弄嘲谑女人，气得头一阵阵发昏，手脚都冰凉，正没奈何时，听那商人的妇人“呜”的一声号啕大哭，接着三个女人也一递一声哀哀大恸，那妇人边哭边抱怨丈夫：“你个杀千刀的……我说城里我姐家里穷，给几两银子住她家里……就是王炎反贼杀进城，有这么糟心么？就是土匪绑票……也还有个规矩的啊……你这死人，八辈子没积德的……倒说我头发长见识短……”颢琰几人听着，一直觉得这个男人是个窝囊废，正思量间，那男人又说话了，已没了原来那份可怜兮兮的懦气：

“长官！”那男的说道，“哪里不是好相识，何必把人赶尽杀绝呢？我乔家瑞在平邑不是无名之辈，死了的县太爷陈英是我表兄，你们兖州府刘希尧镇台是我把兄——不是官亲我还不离平邑城呢！——这样，我说两个章程你选一个，依我，两好合一好过后是朋友。不听，你们今夜杀了我一家五口，那也是我的命。只一句话劝你，要杀杀得一口气也别留，免得你日后招祸！”

他这一番话不卑不亢不疾不徐，说得金石有声，似乎倒把那群兵镇住了。静了片刻才听姓郭的笑道：“还有这一手，敲山震虎么？不怕欠债的精穷，就怕讨债的英雄。不逼你，也没有什么‘章程’——说说看！”乔家瑞道：“一条，我写五十两借据给你，放我合家走。二一条我留下作当头，放我家人走，明早提银子来，也是五十两。弟兄们维持这里治安不容易，想玩女人，使银子到花翠阁。要是还不如意，那我方才说了，悉听尊命！”

一阵衣裳窸窣响过，这些兵士们似乎犹豫着交换了眼色，郭头儿道：“写一百两，你们走路。不怕你飞了天上去——告诉你，别想着有什么他妈的镇台撑腰，平邑坏了事，他早撤差了！老子们这里辛苦，一文钱饷也没有，不从你们这些老财身上打主意，我们喝西北风？”

这也是一篇道理，这屋里四个人已经怔了，只听隔壁磨墨囊囊落笔索索，乔家瑞写据画押摁手印儿，带着家人脚步杂沓离去，犹自远远闻得哭声，四个人料是今夜无事，都松了一口气，刚要再睡，那个郭头儿问：“都收齐了没有？老吴你点过是多少？”

“收得差不多了。连乔家瑞的算上四百多两。”那个尖嗓门儿笑道。颧琰等此时才知道他姓吴，听他说道：“有些只住一夜的，像这样的——”他顿了一小歇，似乎朝东屋里指戳了一下“——就免收了。您的话，传出去名声不好——”他话没说完便被打断了：“屎！要行善，庙里去！我方才到账房查了一下，身份引子都没有，存在柜上的银子有一百多两——是好人歹人还说不定呐！”

这屋里四个人顿时心里一紧：这是说到我们了！他们本来都是和衣而卧，不约而同地坐起身来，暗地里四双眼睛会意顾盼，王尔烈便吩咐：“小任子打火，点灯！”就听隔壁姓郭的怪怪地笑一声道：“嗨！跟老子拧劲儿挺腰子了？我还没发话他就‘小任子，点灯’！——过去查！”

那屋里一阵床上响动，提棍子带刀碰得丁零当啷，接着一阵脚步声，门“砰”地一关，隔壁不隔门的几步就到，四个人下床，便见草帘子“唿”地一掀，五六个穿号褂子的兵已闯了进来，带进来的风把刚点着的小油灯吹得一暗，少顷才又复光明。颧琰看时，进来这群人共是六个，都甚是粗壮，只为首的那个郭头儿略瘦矮些，其余五个都挎大刀片子，满脸横肉一手提棍一手提绳，也都在恶狠狠打量颧琰。颧琰心中一阵惊慌，双手紧握着床上杉木沿子，强自镇着心神。王尔烈见打头的高个子像是随时都要扑上来的样子，身子一挺挡到颧琰身前，问道：“你们要怎样？”

“要查你们！”姓郭的一双鹰隼三角眼扫来扫去，问道，“哪来的？”



“北京！”王尔烈操一口辽东话，毫不容让地说道。

“哪去？干什么？”

“到枣庄，给内务府采办煤炭！”

“内务府？内务府是做什么的？没听说过这个衙门，只听有个顺天府！”

“内务府比顺天府大一点，比总督衙门小一点，是专门给皇上办差的，你没听说是你这人物太小了！”

姓郭的被王尔烈顶得倒噎了一口气，嘿嘿一笑说道：“这年头充大人吃瓜的多了！前日我们查到个小毛头孩子，他愣说他是福四爷的跟班儿的！方才那个肉头掌柜的说跟我们刘镇台是把兄弟！再问，兴许连冒充乾隆皇上的都有！”他连揶揄带挖苦，跟来的几个兵都哈哈大笑，姓郭的倏地一变脸，又问：

“到枣庄来的，为什么不走微山湖？不晓得平邑正打仗？”

“不晓得。我们的堂官就在平邑，不能走微山湖。”

郭头儿用嘴努努众人，又问道：“他们是干什么的？”“这是我们少东家、石伍爷，他两个是家人，我是账房师爷。”王尔烈道，“我们的货耽误在平邑，上头催得急，明儿得赶到平邑！”郭头儿哼了一声，一拳支颐提脚踏在破条凳上，歪着眼眯缝着看看唬得变貌失色的鲁惠儿，又乜乜紧挨站在颧琰身侧的人精子，格格一笑，说道：“你好难剃的头啊！乍刺儿么？你的引子呢？就算内务府，也总该有个证件儿吧？”

“引子在包裹里头，还有盘缠，怕放这里叫人讹了去或偷了抢了，都存了店里。”王尔烈棱着眉头说道，“我倒要拿引子，店伙计说住一宿就走的事，不用登记——你把他叫来一问就知道。”“老子没功夫！”郭头儿收了一脸阴笑，站直了身子，抬手指定了鲁惠儿，说道，“清平世界朗朗乾坤，为什么女扮男装？弟兄们，你们说这起子人可疑不可疑？”

“可疑！”

士兵们提足了嗓门齐声叫道。连隔壁没过来的兵也跟着嚷嚷。“太他妈可疑了！”郭头儿道，“带我们屋里审去！你是铁公鸡，我有钢钳子，不信拔不了你毛！”几个兵丁便厉声喝叫：“走，统统过去！”

“慢！”坐在床沿上的颧琰忽然一摆手大声说道，“你们是什么人？你有勘合引子么？征收钱粮是地方官的事，绿营兵有这个权？你大胆妄为！你比土匪不如！”郭头儿凑过来，嘻嘻一笑，像瞧什么稀罕物儿似的盯着颧琰，满口酒臭熏得颧琰身子直翘，“怎么，老爷是土匪？土匪就土匪，不当土匪谁给吃喝儿？你这不谙世事的小兔崽子，老子——”



他伸手就抓颧琰领子，人精子在旁再也不敢忍耐，又不敢违了颧琰不杀人的禁令，在旁一伸左手抹了他下颊，右臂急速出掌插入郭头儿怀内，只一振，那郭头儿半句话没完“妈呀”大叫一声，纸鹞子一般向后“飘”去，“呼哧”一声全身砸在苇笆墙上，把苇笆砸得稀烂，人已是过了隔壁，屋里顿时泥皮草节乱飞，溅起的灰尘雾一样腾空而起。

这下子连隔壁都乱起来，一片叫骂声中夹着叽里咕隆乱响，喊着：“有贼！”“强盗下山了！”拔刀持棍有的往外逃，有的从窟窿里往这边钻……姓郭的大约头在什么地方碰了一下，一手提刀一手捂头顶儿晃荡着又钻回来，指着颧琰大叫：“他们都是贼，兄弟们，咱们人多，拿下他们请赏呀！”一时便听店外大锣筛得满街响成一片：“点灯笼上火把，恶虎村丁们拿了贼祭村神啊——”顿时街上也热闹起来，各户壮丁招呼着，呼喊着重“护村”，叫骂着渐渐近来，鸡飞狗吠的似乎满村是人沸涌而来。

眼见就要吃大亏，人精子急得通身冒出汗来，见王尔烈拧着眉头兀自想主意，颧琰犹自强作镇静，煞白着脸叫：“叫他们来，叫他们都来，敢造反么？！”惠儿还忙着跪趴在炕上死命拽着拉行李搭子。人精子听得清爽，外头的兵已经跑步包围这房子，真的急了，一跃上床，从行李搭子里抽出乾隆赐给颧琰的短枪和那串黄蛇似的枪子带儿，一兜儿捧给颧琰，急急说道：“这里不比黄花镇，三十六计——走！爷带上这，他两个跟着，我断后——有拦着的，把慈悲放放，冲他脑袋瓜子就开火儿！”那郭头儿还站在苇笆窟窿口，怔怔看着他们张忙，此刻才醒过神来，跺脚扯嗓子，使出吃奶的劲大叫：“堵住门！狗日的要走！”

“砰！”

一声脆响打得郭头儿噤了声，也盖倒了屋里屋外的人声——是颧琰冲郭头儿开了枪，连他自己也吓了个怔：七岁之后他和哥哥弟弟天天较射，年年秋猎，射狼射豹十发九中的。但对准人开枪还是头一回，仓皇间没有半点准头，那子弹打在郭头儿脚前，地上崩了个花儿又跳起来，打在郭头儿手掌上，顿时淌下血来。郭头儿也是个懵怔：这是什么枪？只有一个子儿，崩地下跳起还能伤人？——也不用点捻儿！

就这一瞬间隙，趁里外人都发愣，人精子一个箭步冲到郭头儿身边，一膀夹定了他，一手用匕首比着他项间，拖了就走，到门口一脚踢落了草帘子，已见满院十几个火把耀得雪亮，四十多个兵士犹自张口瞪眼痴痴茫茫看着屋门——腋下用了点劲，夹得郭头儿紫头涨脸气也难喘。人精子虎势汹汹一脸杀气站在门口大喝道：“识相的闪开，放我们走路！谁敢乱动，我稍一用力就夹死他！”一个大



个子像是副头儿，结结巴巴问：“好汉！哪……哪山头的？敢在这村作案！我们闪开……你把人放下……”

“放屁！你懂规矩不懂？闪开！”人精子大喝道，“到村外放人！”

士兵们你望我我看你，又看郭头儿，似乎等他发话，但郭头儿实被人精子夹得死死的，只有憋着气挣命的分，眼瞪得溜圆，一个字也说不出，螃蟹似的手脚乱扎煞身子动不得。僵持移时，官军们软了，慢慢的，似乎有点懒散样儿闪开一个丈许宽的口子，人精子让王尔烈和惠儿走前，颞琰端枪随着，自己在最后边，夹拖着半死的郭头儿出店，那群兵刀枪火铳都有，只是投鼠忌器，跟在后头又像押送又像送行步步尾随。这时店外人聚了三四百，灯笼火把通照，这阵势看得分明，谁敢向前逞能？

直出恶虎村约二里之遥，已是到了泗水河边。这里没有桥，官道就淹在浅水底下，旁边是一步一跨的过河石礅。暗幽幽的河水裹携着碎冰残雪就从石礅间潺潺流去。官兵们见他们踩石过河，有人便喊：“喂！好汉，说话算话，该放我们人了吧！”人精子情知一旦放掉郭头儿，官兵就会像黄蜂样扑过来穷追不舍。掉脸儿对颞琰道：“爷们先走！我再顶一阵——进山去，一进山，他们就不敢追了！”颞琰啜嚅着问道：“那……你呢？”

“嗨，这时候了爷还这么婆婆妈妈的！我算什么呀！”人精子跺脚道，“您只管走，我好脱身，也能寻着您！半个时辰后我再离开！”

颞琰还要说什么，王尔烈在旁扯他衣襟，说道：“十五爷，这是他的差使，不然就让我留下！”颞琰这才无言，牵了惠儿的手一步一跳，消失在黑暗之中。

这是蒙山南麓的一道百里峡谷，北山逶迤直通龟蒙顶，南山是圣水峪，千沟万壑纵横其间，下面是泗河大川。三个人过河五里许就下了官道，急急如漏网之鱼，忙忙似丧家之犬，见道就走见山就钻。高一脚低一脚踩着乱石间小道走了足两个时辰，颞琰才住了脚，揩着额角顶上的汗余惊未息地说道：“大约不要紧了，惠儿已经崴了脚，歇歇儿再说吧。”于是三人在小路边择了石头坐下，却都一时没有言语。

一旦身上汗落，头一条便是觉得奇寒难当，此时定心留神，三人才知是钻进了一个山口，天上的星星被一层薄云盖了，混混沌沌可见东壁西壁都是大山，虽说算不上立陡寡崖，高高地矗立在紫赭色的天空下，有一种压得人透不过气的感觉，满山都是黑森森的杂木，看光景松柏橡杨各色都有，夹山的风里头像带了霜，一阵吹来，袭得人手木脸僵彻心凉透，呼啸如潮的松涛在暗中涌动，老树枝桠就在头顶疯狂地摇动，发出怕人的吱吱咯咯声。王尔烈见颞琰石头人般坐着，



惠儿抱胸缩颈瑟瑟发抖，震齿之声迭迭作响。一头思量主意，问惠儿道：“咱们的关防文书没丢吧？”

“没，没丢，”惠儿道，“没来得及缝鞋里，在我褂襟里……”

“爷的印呢？”

“真凉啊——我揣在贴身小衣里……”

“有钱没有？”

……

半晌，惠儿才答道：“有一点……是十五爷在黄花镇赏我的一支钗子，能……能换两吊……”颀琰自想着心思，听惠儿说话，心中不禁一叹，想说话又抿紧了嘴唇。王尔烈道：“两吊也不是个小数目，只这深山老林里头没当铺兑钱……”见颀琰一直沉默兀坐，呵气暖着手又问道，“十五爷，乏了吧？这里忒冷的了，能勉强再走么？”

“也乏也冷。不过我里头是狐皮背心，也还支撑得。”颀琰的声音在夜地里显得有些忧郁，“我一会儿想阿玛额娘，一会儿想济南，一会儿又想现在冻饿潦倒。光怪陆离变幻莫测，有点像戏，不信它是真的。”王尔烈笑道：“彩云楼阁一弹指幻化为虚。以您的身份受这样折磨，真也是人间奇事……我原想在黄花镇受了一场惊，不会再有那样的事了，不料还有个恶虎村！不讲孟子说的‘天将降大任于斯人’那大道理。我的同年郑板桥送我一幅字，写着‘吃亏是福’，也就耐人寻味。书本子上读不来，自家磨砺出来，这学问怕是更有用些。”颀琰点头称是，笑道：“我见过那幅字，这是个有意思人。皇阿玛叫阿哥们都分派差使，也有个磨砺的意思在里头——”他还要往下说，惠儿在旁突然惊呼一声：“有狼！”一下子扑在颀琰怀里，缩在他腋下浑身发抖！

王尔烈和颀琰像被谁掀动了机簧，“霍”地跳起身来，颀琰已是掣枪在手。顺着惠儿手指方向看去，却在下山道上，有个黑黝黝的家伙在蠕动，约可离人五丈远近，小牛犊子般大小，行动似乎不很灵便，因为山口逆风，这畜牲竟没听到坡上头有人说话，狼狼劣劣又上几步，警觉地站住了，一双酒杯大的眼睛似黄似绿，眈眈地微微发光，动也不动望着这边。惠儿眼尖，低声颤颤说道：“是只豹子，嘴里头叼着不知什么，是麋子？是羊？看不清……”王尔烈也低声道：“十五爷别忙开火……看他动静儿再说……”

三个人捏得满把是汗，和豹子对峙相视，足有一袋烟工夫，那畜牲喉咙里呼噜了一声，将黑线样的尾巴甩了一下，满不情愿地侧转身跳入榛树丛中，一阵响动，去远了。王尔烈以手加额，说道：“好险！”惠儿也道：“天爷！这是山神



佑护我们十五爷……阿弥陀佛，南无观世音菩萨娘娘……”

虽然虚惊一场，但这里是不宜再逗留了，眼见天色更暗，显是将近放曙时分，连道上大石也难以分辨，下坡路又格外难走，三个人王尔烈在前，颀琰居中拉着惠儿，手牵手摸索着一步一步往下挨，听到前头鸡鸣，都是心头一松，这是离村子不远了。不知不觉间，天已经亮了，三个人走出一身汗，微曦曙光下看得清，依旧是身在万山丛中，陡路下来的山窝里横着一个小村庄，只可有八九户人家，都是柴扉茅舍，沿山一溜排开，房后是层层梯田，房前一条径尺小道蜿蜒委蛇通向山下，没在霭雾云海之中，环顾周匝，三个人都站在冻得结结实实的冰面上，棋盘样界着田埂，冰中稻茬微露——原来是一片高山腰里的水稻田——再回头看来路，但见怪石嶙峋荆棘榛莽蓬生掩护，是一条依着山洪泄道修的石头小道，天梯般直向峰顶伸去……不禁都暗自咋舌，昨夜是怎么走过来的？……似乎只在一恍神间，天色已经大亮。王尔烈觉得亮得快，审度形势才明白，这个村子地势极高，东边开阔山口，西边南北两峰间山梁平缓，是个朝阳地方，天赐的一片山窝地腴土肥沃，山水从峰边绕过来改成了稻田。见土垣门户前大柳成行，空场上秸草堆垛、碌石碾盘井臼一应俱全，静静地卧在薄曦之中，甚是安谧恬祥。王尔烈不禁暗想：这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儿，正要说话，颀琰笑道：“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好去处！”惠儿看着二人形容儿，王尔烈一身酱色袍褂尽都是挂破的三角口子，左一片右一片挂在身上，一说一动浑身破布乱飘。颀琰也是一般形容，辫上发上沾的都是草节儿，腰里束着的子弹条儿半悬着晃荡，腮边还挂破了一条细细的血痕。两个人都是灰头土脸的犹自不觉。惠儿刚要笑，立刻想到自己，低头看时，裤角也裂了一道大口子，棉鞋也绽了花，忙去摸褂襟，关防文书还在，这才放心，紧揩了一把自己的脸，蹲了身子替颀琰拍打身上的灰土，拨剔头发里的苍耳子儿钩针草之属，说道：“王老爷好歹也收拾收拾，这山上敢情有煤！怎么您就弄得灶王爷似的？”说着，又看一眼颀琰，低头吭吭地笑。颀琰和王尔烈这才留意对方，也都掩口葫芦而笑，却也无可“收拾”，只用袖子揩面，剔草节儿拍打灰土而已。听见村里有了动静，颀琰笑道：“现在最要紧的是吃顿饱饭，歇歇，弄清楚我们在哪儿才好打算。我这阵子饿上来了呢！”王尔烈道：“那边有人出来打水，村里有炊烟就有饭。十五爷，咱们讨饭去！”惠儿指着下山路口一家说道：“我看清了，那一家人家烟冒得早。就去他家，要再有什么凶险，逃着也方便些。”她替颀琰把枪子带儿掖进褂襟里系在腰带上，又道：“爷把枪掖袍子里，这么着进去人家一见您就吓得咋唬起来了，可怎么办？”

一时收拾停当，惠儿看看仍旧不成模样，却也无可设法，只道：“进了人家





有针有线就好弄了——趁着人少，咱们叫门去。”说罢三人向村里走，已见炎炎红日依地平冉冉而起，腌鸡蛋黄儿似的被云海托着，淡淡的日色映过来，已微有一丝暖意。村里的水井靠着稻场西边，有两个人慢悠悠用扁担摆桶打水，听见狗叫声，只远远瞭着看了一会儿，又低头打水，没有人过来啰唆。他们小心翼翼穿过稻田，踏着池塘上的冰上了岸，径到东首第一家，那门是荆柴编的，院墙也是柴编，轻轻拍了两下，连墙都一阵摇，便听院里一阵鹅叫，“哦哦——哦——！”一声高一声传来，一个老太太的声气隔门问道：“是谁啊？”

“我们是过路的。”惠儿看一眼王尔烈，答道，“夜里遇了劫道儿的……逃到这儿。大娘行行好，留我们吃顿饭……”里边的老太太没有答话，却有个小孩子声音极响极尖亮喊着道：“太婆！是过路的！要在咱家吃饭！”三人这才知道老太太重听，听那老太太咳了一声道：“谁背房子走道儿呢？石头，给客人开门！”小石头答应着蹿跳出来，轰撵了鹅才打开门，却是个七八岁的小把戏，统着个大棉袄裹了全身，仰着头上的“朝天颞”儿眨巴着眼打量眼前二男一女，半晌，回头叫道：“他们从凉风口过来的！真的遇了山王爷了！”爽快地开了门，说道：“进来吧。”老太太正在屋门口择菜，已经站起身，觑眼儿看着三人，说道：“堂屋里坐吧。水已经烧开了，石头给爷台们沏茶。他爷打水去了，一会回来下米做饭……唉……出门人不易啊……不是逼到死路上，谁肯夜里走凉风口呢？不易啊……”念叨着，由三人坐了，仍旧择干菜。

这是三间低矮的茅草房，全都用板石叠起，泥皮封得严严实实，因为朝阳，又在村口，并不显得狭窄潮暗，宽大的院落里连鸡笼鹅屋牛棚都是石砌的，墙边垛得高高的都是柴片子，扫得一根草节儿不见，柔和的阳光几乎从东边平射进屋，石桌子石墩子石头神案子石头神龛，静静晒在那里，一落座便觉心里踏实平安。颞琰见石头忙着在东间灶里添柴加水，寻话问道：“老人家贵姓？”

“啥？”

“你姓啥？”惠儿大声道。

“噢……俺姓石，石王氏。他爷叫石栓柱……打水去了。一会回来。”

“您老多大岁数了？”惠儿又大声问道。

这下子老太太听清了，“唉”地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九十九了！该死了，棺材板儿都放朽了，坟坑儿也刨好了……老不死，老不死……越老越不死，阎王不收，唉……”三个人惊异地对视一眼，这石王氏怎么瞧也过不了八十，想不到这么高寿！小石头端着大茶碗每人上了一碗茶，笑嘻嘻说道：“野茶，山里头的黄芹叶子做的，喝吧——别听我太婆的，她今年一百一十一了！明年你再问，她还





是‘九十九’！”

三人不禁相顾骇然，却是谁也不相信。王尔烈屈指算了算，大声问道：“吴三桂你知不知道？”“吴三桂啊？知道，知——道。”老太太瘪着凹陷的腮，细心地掐掉一根野菜根，口里喃喃说道，“还有耿（精忠）王爷尚（可喜）王爷，起反哪！遍世界都是兵，一亩地要缴五斗军粮啊……那年我十七，刚出阁……他大爷爷还没出世啊……那世道不好，一斤盐要一斗米换，豆腐涨到七文钱。我坐月子只吃了一斤豆腐，红糖也没有……造孽啊……我活了九十九岁，再没经过那年月……”

——她说的正是开国之初的“三藩之乱”。这的的确确是一百一十多岁的老人了，事件都记着，年头活乱了，仍旧固执地认为自己“九十九”——民间原也有些忌讳，三个人听她絮叨“早年”脸上不禁莞尔。趁她说话，惠儿寻石头要来针线站在颧球身后联补衣裳。

略待一时，石头爷爷也回来了。他本人并没有挑水，身后跟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，肩上压着水担子。这老汉看去有六十多岁，身材不高，瞧着憨厚壮实，走道儿石板地咚咚作响，小石头欢蹦乱跳迎上去喊“七叔”，帮着掀缸盖儿，又嚷着：“爷，来客了——打凉风口夜里过来的！”老栓柱只冲三人笑了笑，却对壮年人道：“山娃子，过你四婶屋里，就说有客，叫她烙几张煎饼子送过来。跟石头二哥说，太婆这儿有客，要碾米，驴不能下山驮盐，明儿个再下山吧！”壮年人往缸里倒水，口里答应着，也对三人一笑，去了。老栓柱这才道：“摆桶不小心脱钩儿了，井边都是冰，就叫他七叔帮着捞上来了。唉……我也快不中用了。”

说话间老汉搬出饭来，是煮熬得胶粘的玉米粒子粥加的黄豆，红椒酸菜，咸黄豆，盐调红白萝卜，炒干漉豆角，都用大得出奇的老粗瓷碗盛得岗尖，馏出的小米棒子面窝头金黄金黄，小的也有拳来大，还有一把洗净了的葱，一碟子豆瓣酱。虽是山农粗饭，倒也琳琅满目的，大冒着热气。三个人连惊带吓奔波一夜，早已饥肠辘辘，看这桌饭菜，都眼中出火。一时又见个壮年妇人端着一摞子煎饼过来，焦黄喷香的更是撩人馋虫，却都矜持着拿客人身份。老栓柱却不惯待客，见那妇人要走，讷讷说道：“他四婶，你也来坐。我，我吃过得赶紧上山，山上下着夹子<sup>①</sup>呢！”那妇人也就不客气，家家常常坐了，笑道：“三哥就这样儿，见生人就出汗。来！跟自己家一样，吃不饱怪自己啦——老祖宗，你还是一味萝

① 夹子，捕捉猎物在陷阱中设置的猎器。

